



三淵集十三

題跋
說
贊
雜著
上
標文

卷十六

~16
2423
13



2423
78-73

三淵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題跋

題俞

命岳

李夢相

金剛錄後

澤齋遺唾跋

題吳忠烈公遺帖後

蟄窩遺稿跋

題李一源海嶽圖後

蕉窓集跋

尹玄洲三絕帖跋

題洪道陳

重疇

所藏韓石峰書帖後



題鄭長源海所藏尤菴書帖後

題玄叅奉所藏先人簡牘後

題先人詩帖後

題朴彝仲遺稿後

題肅廟御製伯氏畫像贊後

說

殪獍說

寤齋說

論智字說

後天圖說

落齒說

贊

李延平先生贊

僊源先生畫像贊

左史諸贊

三淵集卷之二十五

題跋

題俞

命岳李夢相

金剛錄後

金剛我國之山也然稱難見既見又稱難詩所言來
 遠矣今人始聞金剛有瓌奇壯幻之觀則莫不以大
 心傾之又莫不以大事營之故即事鮮辦蓋自生其
 難而未必金剛之為難僅乃一得造焉則以彼動搖
 之心卒當不暇之接目將瑩焉口將肱焉氣且瞽焉
 意且闕焉求所以敵其雄奇而竟未能奇則益枵然
 而歸矣斯所謂神之不勝也余故於金剛遊者再矣



三游集
詩則無一焉豈壯於舉趾而弱於騁口者耶亦居乎
二難而得其半矣方其登天逸濯萬瀑泓崢乎有盈
耳目自喻適志至白首不可朽今而未十年而矍然
者過半矣况且愁憂悲哀之荐與衰併至東略之不
知則尤悔無記久明遠者如少文所爲娛老而亦無
奈何豈不爲至今大恨而乃者得俞李二君所酬唱
金剛者而讀之漻然若川之出谷也勃然若雲之興
岫也遵勢而去初未見求工之迹而卽其淪漣慶霽
之文鮮不與境妙合俄窺其中磊磊乎天骨硜硜絕
一塵焉寔可謂大稱金剛矣嗟乎壯矣且二子始爲

是役也決策於一曙行不以饘橐隨身人皆笑其易
舉而然其自爲則特以金剛爲跬步一拳大而未見
其在天也神之欲行身隨以凌歷搜躡之且盡其詩
之壯焉得不若此余於是乎乃知金剛非不可詩之
物也異日者如獲成三之遊則庶幾賈子之勇驅除
向之爲難而獨恐此詩之後其幽蘊之見遺無甚剩
焉余又將蒿目愁吟求脫乎二子之外而莫之能焉
始乃爲三見金剛而徒歸者矣向也之難金剛而已
耳今而後二子之見難於我又甚於金剛吾之畏可
謂無窮而然二子之難人孰不謂哉

澤齋遺唾跋

嗚呼此吾亡弟之碎金也寂寥如此而不忍遺棄者誠不忍其志之湮晦也嗚呼吾弟之於詩其殆用志不分者乎平日所資乎墳箴尚淺乃其鑽透而自得者爲深而既知風雅之事有所源來則慨然於大東之無詩而落落乎有以自振黃鐘瓦缶之別嘗以此扼腕而號於衆也至其揚摧之精詣絕窮微則世所謂一切名家在所姑捨方將攬轡直上絕迹千里而獨不知其無年之爲不可嗚呼所可惜者豈非其志也歟今茲篋衍之畱未足爲鄧林一芽而乃二三同

門謀所以印布來強乎余彼豈以是爲果能壽吾弟也良以悲生平之志切於不朽而卒之未遂焉耳嗟乎知吾弟者實二三子也然而使吾弟而知此則長逝者魂魄必且自視缺然是其志量之難足自生平固有然者矣在今吾與二三子之寄悼於無窮者捨是則無焉抑亦有世之大雅借寓目焉迹其步驟而曰爲汗血之馭則是固不朽之也嗚呼余何忍禁而不爲也

題吳忠烈公遺帖後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矣又不可不

誦其詩讀其書也余以先祖清陰公後於南漢事忼
慨有源爰及吳忠烈公之倫蓋嘗壯其節而論其世
曰吾先祖之所與爲三仁者乎中心慨慕思求其精
神所在以挹耿光則未知其文字之存否爲鬱鬱乃
者公之孫遂一氏輒先以遺帖見示曰以子爲清陰
孫也余則急手擎讀如渴得飲閱未終篇則淚迸而
皆幾裂也嗚呼公之著述誠亦少矣南漢以前文有
見時討虜書與立朝斥和疏兩篇南漢以後詩有瀋
陽道中寄家四篇而公之始末於此盡矣若論其詞
源筆勢則並其他雜詩文莫不英發道邁氣爲之主

耳夫其壯浪金石之聲決裂雷風之勢望之而人竦
其髮徐就而反復焉毋論其大義所在雖尋常言句
一皆直截明亮如勁松之不蔓光日之無氛不如是
其何以見剛腸烈肝之所流出哉終之所成立自其
所以乃者歟世多以人倫文鑑爲兩段事故邪正剛
懦之辨與工拙高下之評涇渭不互明盍亦求一於
辭氣心術之串哉聞其人曰剛正而考之於言多如
右矣且就其所謂高且工者而乃或綿麗而少骨優
游而不斷若是者其可與立乎其文則然其人可知
其人可知亦不待論其世而可掩其書也况又有厚

顏黃言搖舌筆尖務以作弄態色媚人人亦被其幻眩往往悅其腴而忘其羶者有矣而君子則否嗚呼今之讀公文者其亦以彼相形之哉余以無狀後生文又至拙而令孫之勤屬未忍以遺帖虛還也敢輒以寂寥句語申其慨慕之素而於公寄家四篇感淚尤滋故遂爲遍步其韻云爾

蠶窩遺稿跋

嗚呼仁甫之志大矣天人性命之際古今王霸之別學問誠明之致乃其所存所急而尋常於閒言語有所未暇不惟不屑爲也道充然後必將有藹然仁義

之發而奄其死矣文與質兩無著焉身後事可謂沒沒矣仁甫自幼玄通遇物善思使之爲鈞深致遠之學乃爲不枉其才分而始之欲以詩鳴實爲吾卓爾所鼓發蓋相與鏗鏘磨切有事于重澤之社不寂寥也其爲詩仁甫周於思致卓爾長於氣格而若論其志想則並欲凌高厲遠以期夫炳烺長夜是則同焉噫卓爾而不幸仁甫之風味可知孰爲爲之孰令聽之因其斷絃之感遂有改軌之圖况其神明意用初不欲局於藝者乎方且謝華文苑玩心高明以進乎所謂太上者而天又重其不幸焉其重者志業未究

三淵集
其輕者咳唾董遺惟此若干收哀行之而使覽焉者
謂可以盡仁甫棄之而使悼焉者無所像夫仁甫此
吾與俞魚兩君久所商量而畢竟歸於印行則乃我
輩之情勝非所以待仁甫也仁甫之生後卓爾一年
其死則後十年焉其嘗悼卓爾也則恨不十年之假
而憐其遺稿之小曰茫茫萬世孰論其志其語絕悲
痛矣而曾不料其竟爲自道也今以兩稿對較則其
多少亦無甚焉仁甫之十年所進其淺深闊狹又孰
知之哉仁甫居恒孤廓多悽苦之悰其辭之出又多
以倦應神不俱來故豐麗之藻每似未饒而淵博之

蘊又若愛而不出卽文而論不啻不如其人也然其
中書有韓蘇辨詩則管雲諸詠其開闔吞吐稍見其
思致所在敢告覽者其披揀焉可也崇禎紀元後七
十三年庚辰仲春從舅三淵子題

題李一源海嶽圖後

金城披襟亭

楓嶽出入之濱何可無此亭哉翠樾澄川好風有自
凡其流憇而蔭映者大半是逸士韻衲則披襟而當
之豈太守之所可私也哉

通溝暮雨

三游集
峽江清駛叅錯以疎樹歌石白雨一邊煙店微茫歷
歷喚渡豈楓嶽尋僊之馭耶

斷髮嶺望金剛山

姑射冰雪之容能使神堯喪天下登茲嶺而斷其髮
亦奚異是哉

長安寺

祇園布金之廣梵殿叅雲之傑椽爲一橋所壓其飛
虹偃月之勢危乎人在半空王喬之所控鶴應真之
所飛錫其皆由是而出入矣

正陽寺

樓拓敞軒臺挺高杉若有拱向而不見其處阿堵中
可想其無限奇觀丹青所苦心其在此乎

碧霞潭

金臺之聳普窟之懸其間太峻隘僅通杖屨若使朱
子品題得無與越水閩山等貶乎碧霞始快意衆香
之倒影尤奇斯亦難得也已

金剛內山捻圖

山分內外一以神秀一以宏博合之爲萬玉圃窟大
抵遠觀勝近觀再遊勝始遊所以迴翔往復乃至六
七度理筇者如此翁是已

佛頂臺望十二瀑

觀瀑之快不如隱身而梯空迴立猶有石梁韻致鶴巢歎矣松摧朽骨四僊消息搔首問青天可矣

百川橋出山

送者僧以輿返候者馬向溪嘶橋東橋西其虎溪鯨海之矜乎與有餘馭詩未盈囊僊僊乎十洲在前矣

海山亭

天下壯觀人知有岳陽樓也然因其所小而小之則洞庭爲蹄涔君山爲培塿耳獨不見夫屏障蓬萊軒檻扶桑灑氣所輸納亭浮萬象之表乎不恨生東國

頗有此亭矣夫

三日湖

六六峰外十洲森矣瀲灩平湖宛在中央此四僊亭之爲妙也遊三日不厭留六字不減豈凡情可容題品

高城門巖觀日出

金雞唱耶人上高頂目力所及紅漲萬頃迢迢其望杲杲猶遲幻輪頻呈翔陽始躋陸離上下之際變態在茲矣

甕遷

三淵集
大略側岸甕立如截剛鐵疏鑿所未施石棧縈線人行凜凜雪浪蕩過馬腹亦傍海之偉觀也

通川門巖

海濱故多奇石獨此勁瘦竅空戴松而對峙一何蒼峭颯颯風帆之過騎驢者興亦活矣

叢石亭

橫豎欹整石皆六稜何法象也意者太陰玄精流注於巨鰲之背而爲此倚薄乎付之溟滓可矣四柱屹然鯨濤所莫撼劣哉砥柱之捍河也

侍中臺中秋泛月

溶溶漾漾藏湖於淺山之內其勝於軒豁呈露者多矣臺之得勢真於中秋翫月爲宜船如鴉軋人如吟嘯來往南北垞之間畫哉畫哉

龍貢寺洞口

雲木蒼蒼澗道多曲折意有佳寺而不知所從入窅哉

入山圖

昔蘇老泉率二子東遊畱名於所過山川闊焉千古乃有此競爽耶試看其輿馬聯翩鶴髮鬆邁杖及於飛虹橋上奇哉奇哉堪畫堪畫彩服之傍挾一虎頭

三淵集
蓋有意思斯固露頂翁之弄影自奇者耶

禾積淵

巉巖其屹棲鶻之壁灣環其黑伏龍之澤偉哉造化融結費力禱旱則應雲輒觸石東州之原秋稼山積

三釜淵

巨壁玄潭三級成瀑龍蟄于下士棲于上庶同其德而終竊其號而已耶

花江栢田

松耶栢耶鬱然成林來往其下自爲古今陳陶之事有慨于心

花江縣齋

鶴啄訟庭鳧泳官池闐然槐柳之蔭簾閣若無人非勾漏則旌陽蓋僊吏所在也

唐浦觀魚

莽蒼陂陀間煙戶漁浦之點綴如許小鋪叙乃與楓岳同帖耶楂梨橘柚取其各有味亦可

舍人巖

谷雲釜淵之側自謂杖鞋殆遍而猶漏此境耶窈然煙霞之窟中作雷雪久矣猶存舍人之號發其慳而摸其勝今之康樂在花江矣

水泰寺洞口

密林重靄遮掩琳宮可知是夏月景象而如將幻入
雪天皓然蒼蓄林也則乍洒粉瀟而就矣更著一叟
與懶殘對爐試一啜百淵洞主胡爲乎五聖山中

亭子淵

丹青善幻固能摸奇稱真而亦或轉醜爲妍按圖而
澄潭翠壁安知非烏石黃流乎且取遊目意足不須
問其丘某亭也

谷雲籠水亭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此先生所嘗愛誦而自家

冥寂之意殆與希夷同夢矣至於籠水之建則又將
以喧遣喧蓋各有妙理焉後之來遊者其亦會麼

松風亭

華陰巖洞之賁極於松風亭而無加矣快哉架虛無
與同賞矣此先生之所嘗欣慨而不敏者永抱恨焉
自今以往日供洒掃於軒檻庶乎躡清塵而承下風
矣

疊石臺

谷雲九曲此爲源頭水鳴鏘然石如重壁自花溪泝
洄而上凡十餘里先生之杖屨未嘗示疲矣

七僊洞

九曲之中何所不蘊而猶視七僊爲外府者豈不以各擅其勝難爲長弟而然耶繼述有責吾將作亭於其間

蕉窓集跋

余族弟盛後仲裕一生攻詩以蕉窓名於世蕉窓詩凡累千首余汰十而存一矣其胤時敏又要余跋其尾督至百回而不怠余雖欲終默得乎蕉窓於詩可謂癖矣自七情之鬱於中以至四時推敘景色物態之相代乎前凡所感會者皆於詩發之矣就所居窄

院小庭種蓮盆池環以綠莎翠篁雜英衆藥與之紛葩宛有雲林幽致此又吟哦之所取料也客至毋問老少疎密輒嘻笑掃榻以迎之曰子欲詩乎適以授簡助以呼杯爛漫其酬唱洪君道長乃其居右者也又與伯氏佚老堂塤麓絡繹以此樂而忘老夫六十光陰不爲少矣而太半以詩爲日不如是則何以謂之癖哉君之才格實胚胎於月沙公家所自來者華敏也嘗以此戰藝場屋蔚有聲譽矣及其磨礱日久推敲功深又不欲以華敏自安也其於聲病逆順之勢殆錙銖不苟則言情款密使事愜當駢儷稱而呼

三淵集
吸調庶幾乎達變識次余嘗評之曰詩而至此可謂
老鍊矣更進一步知有所謂玲瓏透徹如水月鏡花
者乎從事夫選古唐律圖所以空色相而脫言詮則
幾矣君固點頭焉而堂奧旣固更張爲難又所共筆
硯者例多誇多闕靡與相薰染雖余與道長逢場所
誇示亦不免排比勾回而無復正始之喚發亦安能
轉君津筏而超登彼岸乎此則分謗焉可矣及君之
歿刪定遺稿權在余手汰削似太苛看時敏色頗似
頊頊以生推死豈亦有未契者乎疇昔四友之堂剪
燭促膝閱君篇什一一評摘其某律勝某絕劣彼可

去而此可入君或怫然拒之旋又欣納曰是了是了
栩栩其鼻盧胡而笑以是爲快適實平素之事今雖
幽明閔矣其必有冥亮以余不廣收爲執夫水月鏡
花之舊案而依然欣納焉則庶乎太苛之吾免於是
撫卷歛歔繼之以潛涕矣

尹玄洲三絕帖跋

士趨之蹉乎鄉原朝論之垂乎調停憂之者孟朱子
也今之士大夫鮮能講此則世道之日卑可知若乃
處乎盛際而睹微發慨若恫之在已諄諄乎家人父
子間者非哲識而能之乎孫婿尹萬東以厥祖文穆

公手蹟示余意蓋如右而縱橫奮翰老筠勁松如也
歛衽讀之實激懦衷閱至下端聯著以自筆詩畫及
唐絕數首都爲一帖以見公本末華實之該其亦盛
矣然在後人可不知所擇乎唐有鄭虔宋有松雪咸
擅三絕而見唾乎千古者未能如公先講第一義故
也歲丙申安東金昌翁謹跋

題洪道陳

重疇

所藏韓石峰書帖後

神宗皇帝於我朝鮮有再造罔極之恩蓋嘗以一紙
詔書宣諭于本國君臣者委曲費 聖慮嗚呼至矣
朝鮮有善書者韓濩乃於兵戈飄轉中謄畱一本傳

與子孫自以甚得意也濩書見稱於中州王弇州至
比之老猊決石渴驥奔泉以此筆寫此詔若有所使
爲者允矣天下之寶爲道陳所有道陳其珍藏之勿
遽示人一爲懸揭乎大報壇上可矣崇禎紀元後八
十九年丙申七月旣陪臣金昌翁拜手書

題鄭長源

游

所藏尤菴書帖後

鄭友長源童侍尤翁于華陽願得手蹟以九思四勿
爲請猶厥祖松江公之於聽松也尤翁欣然揮酒以
與之長源藏弄以爲寶者四十餘年慕至必展展必
愴涕甚矣其尚德也尤翁之筆固奇矣然非取其藝

三淵集
惟德繫物自其慕者而言之蓋如此方尤翁之山斗望全也杳然趨附望其德輝在野滿野在都滿都一睹爲快如見大聖於泗州及得其赫蹄片墨則託以爲榮有未入手或爭割其紙而去由是尤翁之筆與其碑板遍走四裔而殆家家有也一朝時移勢變拳踢加于尊諱昔之珍藏以千金者今將投諸水火而不欲久於世也然則長源之篤於所好藏之愈固豈不難哉蓋長源之先君子太白山人悅服尤翁若季通之於晦菴韻味攸同相命以採薇高頂而超乎塵世之表及悼其不幸尤翁之視長源以仲默固也惟

此四十餘字等閒看來似尋常授受而安知非單傳密符不同夫虞書箕疇之託乎長源勉旃思所以承當至意毋徒毫楮之摩挲焉可矣

題玄叅奉所藏先人簡牘後

右先人簡牘凡四十餘紙並仲父二簡畱在竹林亭者自其胤欽甫粧縑爲帖至孫守中保守惟勤已巳後二十九年不肖孤昌翁重到亭中校血而披之覽訖謂守中曰嗚呼賓主千里纒縷相與之厚祖孫三世珍藏毋怠之善都見於此矣尚何更著語哉

題先人詩帖後

三淵集
先人平日罕爲臨池之戲至於自寫其詩文精楷如此帖者雖子孫未之有得也子孫之所未得而他人有之豈不貴哉始則求之之勤終焉守之之固是其所用意足見貫滄桑而超劫火矣尋常歲寒之託豈足爲喻哉

題朴彝仲遺稿後

湖南之朗州其山曰月出山下有鳩林巨村實人士之淵藪其中有秀民曰朴君弼憲小名特達字彝仲好學而文不幸早夭矣昔歲乙卯余隨家大人竄居于鳩林與彝仲家接隣彝仲父吉夫氏固余朝夕追

隨而彝仲與我季卓爾同齡同隊嬉戲上下或携到我內室觀其秀目哆口氣度軒豁余呼以特達謂有步驟可一日千里也北還十餘年不復接面而間遇南士多稱其學進才達隱然竹箭之聲其價日高而俄聞其暴折則余實悼惜竊怪夫月岳炳靈若是其促促也彝仲旣無年又無嗣子一女爲李氏婦者懷其遺稿而之京泣訴于厥宗士賓甫要余一言以發揮余辭之不忍試閱其稿詩文並六十餘首自其句語蔚有古意文則簡健善往復雖馳驟橫軼而自合于範度往往傑思妙解令人心醉至論太極其分合

道器在毫忽間者雖老師宿儒例不免逡巡含糊而
方且恣意剖判有若利斧斫去實有開闔精神確然
爲名理如非學邃識透筆力均稱則其何能若是哉
余讀至此不覺歛衽重爲之嗟惜又復釋然發笑曰
人生於世一言之幾乎道難矣壽如彭祖貴如趙孟
自志士論之亦不欲以彼易此則彝仲雖無年一措
大足可自得於泉下而悼彝仲者亦可以忘悲矣彝
仲嘗受知于林滄溪德涵於其沒也跋其卷尾深致
嗟悼之意碩儒一言足令不朽亦何待余之贅辭而
竊亦有疇昔之感方彝仲與吾季翱翔乎月岳之下

炯若雙壁兩家之所冀待豈有旣哉卒之俱從短運
生死略先後而身後所遺只一卷稿耳論其可哀又
可同傳是固不容忘言而又無奈令女誠孝與士賓
意氣之俱至前後督文百十造不怠其不可以更因
循矣遂忘拙而叙之余懷則殫亦何能增益於滄溪
數言外哉

題 肅廟御製伯氏畫像贊後

此乃臣伯兄昌集像贊也癸巳夏 肅宗大王命畫
師秦再奚寫真以賜越七年庚子六月 僊馭上賓
於是 大妃命下 御製詩文若干而此篇在焉嗚

三淵集
呼 寵命繪像事既曠絕而爛然 奎藻贊以惟肖
自色笑毛髮以至難描之心而並被發揮是將使數
尺絹素重於九鼎大呂猗歟盛哉古未有也彼麟閣
頌美出自詞臣之手未聞以雲漢賁之則知其不足
珍也矣

說

殪獍說

余自外歸則庭有懸焉問誰獲焉則奴舉金從傍對
曰小人刈茅於谷適是獸乘至迎而擊之殪其一請
待他日盡劉之余聞之色動卽其皮而坐之顧謂家

人曰是所謂獍也與梟齊惡梟食母獍食父梟晝伏
夜行獍晝夜行是皆凶沴所鍾而天理之所不宜有
者也余嘗有疑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矣夫以其純
粹至善而及至所化育也蛇蝎產焉虎豹育焉猶以
爲不足又生梟與獍也害其敵以及其父母胡可使
一日有也天道至仁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於是乎有
憾然聞黃帝之爲君也山川祀事盡用此肉要以絕
種於天下是其爲心殆賢於天矣抑天之初意主於
生生鼓摩蕩軋自其橐籥難住游氣之所紛糅不覺
混善惡而并生焉旣而患其難處也輒以整領之權

昇諸君牧使之區處黃帝知化圖所以善繼述而力不能舉化源而洗發也於是不得已於斯舉然其誅惡之法萬世赫然舜之烈山澤周公之驅猛獸由此其選也此義不講今則久矣凶毒如此類縱橫於世矧育其子孫而莫之禁焉羅罟刃挺則反及於麟鳳嗚呼何其戾也舉金在奴輩最愚駭愚乃近真故知可殺而殺之初不以機巧設心所以得黃帝之心有謂彼其獸狡捷難捕捕之或反噬且焉得以盡誅之此與於凶逆之甚者也於是以黃帝命賞舉金一大白

寤齋說

陰陽開闔之理合天人而一者也天不能常晝而無夜故人不可常動而無息於是因其冥昭之限裁爲興寢之節易之則怪壹之則病君子之向晦入息其取義於澤雷者然矣余友趙定而獨得不睡之疾年久不瘳自述其耿耿苦狀不可勝聽余則戲呼以寤齋先生將作一說以解之久未成也前後面懇與書督不知幾閱歲而愈不懈則甚矣吾文之淹而定而之久於寤也蓋余於定而之疾始則悶焉中則疑焉終以爲大喜焉原定而之言病似在甲戌年間荐遭

三淵集
其內外鉅創與同氣零落凡六七喪母論其摧剝乾
肝焦肺所埤益於一身若含斂葬祭之憂竭神拮据
誠亦不遑於息斯其疾崇之或有根柢而俄又喪其
賢配情摯故悼深固所謂鰥也宜其疾之轉甚也余
與定而情同骨肉骨肉有疾可不謂悶乎按醫書曰
過三更不睡則血不歸心夫一宵之失猶令面黃而
神荒儻焉如不終日今定而之寤閱幾年矣况其所
歷仕皆劇邑閭曹衆所謂白日欲睡者獨能刃有餘
地案無畱牘以其間談諧與吟哦迭作一日累十篇
詞源洋溢觀其色兩顴渥然鬚鬢郁郁漆黑曾謂數

十年血不歸心者能若是乎於是親友間頗疑其寤
之詐往往騰嘲余竊嘆定而言不見信是何人情之
太薄而然以其形證之相左也雖余之篤於相憐而
猶未洞然於斯雖謂之有疑可也然更思之大有不
然者夫無能而銜以能不才而矜其才固有得譽之
利也病非好物亦焉用以無爲有哉然則定而之寤
寤則寤矣殆天之奉以美疾使進乎長惺惺之域也
夫以晝夜冥昭與動息寤寐對而言之謂不可有陽
而無陰者然矣若以天理人慾大有分界而判之以
陰陽則君子之體道固欲昭昭者之勝冥冥也故雖

三淵集
在其居常動息之間而不厭陽分之占多亦有妙義
詩不云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若昧爽丕顯坐而待
朝成湯之所以日躋也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周公之
所以夕惕也凡此皆喚醒此心不爲昏氣所乘要見
其赫然明命常在目前所寤者在乎道義而蓋亦陽
明之助爲多夫人難清者氣易倦者志志被氣誘便
至頽然以故提撕之費力偏在於終日動作之餘痰
如定而其殆隣於昭曠乎何其久執而神愈王也今
萬室瞋睡一人推枕獨占乎無限夜氣顧視其榻外
衆鼾昏冥罔兩喚不應攪不轉無異於沉淪鬼趣則

便生悲悶之意益見獨覺之爲尊此亦寤齋翁之超
然處試更轉眼而大觀之千古名利之場作一黑坑
多少英雄大抵迷倒乎其中徇于得喪而不知有廉
耻蔽於利害而不知有仁義喚亦不應攪亦不轉其
爲醉生夢死真有可悲者夫惟大覺可以免此如定
而之寤亦可謂多占陽分矣一夕之積以至十年將
至於百年矣猶有未達者耿耿與惺惺之間耳果能
因明而遂明之轉其氣血之寤爲是道義之覺則所
謂萬世大聖與爲朝暮遇者其在是矣余之爲定而
喜也不亦大乎壬辰仲春日永矢菴獨寐翁述

論智字說

雲峰之所引朱子之說朱子本以訓知非訓智也訓智自雲峰始而其失有兩重焉道器之有上下而降體爲用固不可也於其用之中定理與明覺經緯有別而又復渾而一之畢竟以覺爲性則上下與經緯其分俱紊焉然究其所差於眇忽則經緯之先錯而上下隨墮矣農巖於此憫其心性之混不得已於析言之曰智是五性之一知是一心之用是蓋道器二物之辨非五性間架之爭也若以間架言之則五性之中智則主知無可疑慮農巖亦嘗說智者別之理

別之於知十與二五之間耳曷嘗有智不管知之意乎合體用通理事而言之不惑之謂智分明見得之謂智固已見之獻陵也智不管知何管之有然則知有兩般乎曰然心也者妙性情而爲言者也寂然而含具五性感通而運出四端皆心之爲也而其知覺之妙虛圓無迹乃疑於性心性之難分也久矣然其實則心乃氣之精爽尋其爲何氣則又屬諸火此其所以光明發散靡不照燭而五性之流行待是而顯焉譬如七曜之緯天天度以之昭著又如人之出入以燭燭舉而路陌隨分若其本然之條理各具之苗

三淵集
脉則非待是而始有也且如仁之理發而爲惻隱惻
隱非覺則不能而覺非惻隱也禮之理發而爲恭敬
恭敬非覺則不能而覺非恭敬也義之理發而爲羞
惡羞惡非覺則不能而覺非羞惡也智之理發而爲
是非是非非覺則不能而覺非是非也蓋五性之用
乘乎一覺者自惻隱以至是非而知是非其稱亦
知則以知乘知易爲混併者勢也然其渾融之中各
有所還炳然靈妙者還於心之用判然貞固者還於
智之用心性情分合之妙正在於此蓋由心之有未
發已發而性情分焉卽知之有炳然判然而心情析

焉性情之分也則其勢一申心情之判也則勢有橫
直然則性情之界上下也非經緯也心情之際經緯
也非上下也性情之分言之似易而心情之析勘得
較難惟朱子分明劈畫曰所以是非者性也知是非
而是非之者情也覺其爲是非者心也夫知是非而
是非之者所以是非者之仍也其辭則直而條理之
意存焉覺其爲是非者所以是非者之卽也其辭則
急而敏妙之味形焉卽此兩下對說而經緯之勢幾
乎八字打開矣然又錯而言之則知是情之知也覺
是心之覺也而知覺之稱例屬乎心者以其有照力

也知是非情之是非也覺是非心之是非也而是非之極必歸乎情者以其有定體也故有真是真非而未嘗或易其則者有能是能非而未可一任其靈者此炳然判然者名之所以對立而雖謂之曰知有兩般亦無不可若農巖所謂知者可知其非所謂判然也對其爲神明妙宰之說者曰是乃一心之用語勢則然彼昭昭靈靈者雖已還諸心矣智之直緒自有亭亭當當者存焉知在乎斯不至憂智無所管也雖然之二者亦豈截然哉蓋嘗經緯周旋而成就知之事焉合而觀之一知而已矣析之精而詳正其名合

之該而通論其事亦不妨爲一而二二而一也然則炳然與判然合爲知矣旣合焉何以揀其各一體段乎曰是固難言求之於彷彿而已若在開眼察物之際邂逅鳶天游而魚淵躍瞥然觸機心影炯發恍乎其朗悟此之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心之爲才可用於是非者靈且妙如此至於上下之位飛躍之品在物其歷歷而自我而上之下之飛之躍之又上下而飛躍之又上不是下飛不是躍又上下自是上下飛躍自是飛躍種種差別判然於指顧間者自令頭有俯仰眼出自白有不容混且易焉此則是非之天

三淵集
確乎其真者也因其路陌分張宛見智體呈露庶幾
於此覩著其直下端緒乎是其一乘一運泯然無際
而猶有體段之可別者形比而互見如此亦觀其相
爲周旋也判然者固不能暫卸炳然而炳然之行或
不能盡如其矩以其太靈也蓋炳然之妙以照爲能
故稱之則曰明判然之實以定爲則故稱之則曰貞
貞者智之本色也物至而知事過而藏今日之藏又
爲明日之知知仁知禮知義乃其所藏之該者也是
以三端之發智未嘗不爲之先焉物待是而定準事
得是而成幹若是而稱其貞固知其方來藏其既往

若是而稱其有終始萬物之象焉蓋自別之理降本
流末而決然是非之派別自是非之端攝用歸體而
淵然退藏於一源自是坎流冬藏之符其不可與炳
然靈妙者爛漫於火之屬也晰矣原其二用之界間
不容毫而亦旣微細剔刮其判也可使爲一南一北
良以縫罅之可尋意味之有別也易大傳所謂著之
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吾欲以取譬心智二用周
子所謂無極之真發知之神吾欲以取釋心性二體
今之論者頗不如此大抵有見乎圓而神而未見乎
方以知徒知靈妙之爲知而不知貞固之爲知始則

三淵集
捨貞固而取靈妙所以論其用者心也非智也終乃以神明之稱猥加冲漠之尊所以形其體者心也非性也性則冲漠而已曷嘗有許多事乎夫旣以神明妙宰舉歸之智則智之爲物間架則虛而作用甚實所謂心者亦讓其伎倆無復有管矣然則所謂該貯此智運用此知只是徒舉成文耳豈有實著落乎始憂於智無所主終令心也反失其所管亦見其未安也從而爲騎墻之說曰智神明心亦神明則不亦雜乎若夫邵子所謂心爲太極自有意思萬物各一太極而欲觀其全則獨存乎人人之百骸七竅莫非太

極而欲觀其全則獨存乎方寸神明是之謂心爲太極蓋萬理揔會之謂耳實匪謂心卽太極也果是心卽太極則邵子又豈有郭郭之說乎漫引其辭而不覈其旨此道器之所以未別者也所謂知仁知禮者不過謂判然之發焉而知斯二者耳知是能二者是所而已冲漠體上曷嘗有能知來至於以理實理是殆見四塊之物磊砢其間又以一塊倚薄之也非所以語夫渾然一真也一真而諸理自實以之者誰而誰受其以者耶夫著於言詮隨語生解此體用之所以未別者也所謂稱智爲神通明哲之類多是說智

三淵集
人智事耳未必對心而形容智體也以此證性之爲
神明神明之可混於冲漠何以異於見仁民仁妻子
之說聽瑩於程子所云仁是性孝悌是用也精粗捨
別語各有勢而今一之此理事之所以未別者也蓋
道器不別則有精爽與無聲臭雜矣體用不別則有
運用與無造作亂矣理事不別則論德行與論性情
累矣凡此差失可論甚多而要之神明二字爲祟於
初而轉輾至此爾朱子曰性是太極心是陰陽又嘗
曰所以是非者性也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覺其
爲是非者心也此等訓釋於心性情界分最爲昭晰

欲辨朔南者須於此端確認定而後庶有歸著如雲
峰之說無論說病與見差自不免爲迷錯經緯攪翻
層位而救之者又拖合泥水胥溺於心性一合坑子
不曾回看大體而東邊拾得一智字知字西邊掇得
一神字明字所爲湊合而彌縫之畢竟無補於點鐵
成金而其於道理大處漫境界而傷體面不爲些少
豈不惜哉且智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捨其
言而求其意味曰當於心乎當於性乎知者一心之
用亦尋其語勢曰其炳然者乎其判然者乎如是則
可也

後天圖說

後天之圖何爲者耶自古治方術者能用其法而不
得其解自朱子亦未免聽瑩其答袁機仲書極論先
天之妙發揮無餘獨於此圖以爲嘗究其理而未得
其說云若是則在後學只當闕之不宜穿鑿而抑嘗
因邵子之說乾坤坎離所嘗交濟者而反復細繹粗
得可通之一說乾坤之交也再轉而乾就西北坤就
西南坎離之交也再轉而離交乾宮坎交坤位巽艮
之轉而移交震兌之位者巽之反兌故也艮之反震
故也離者火也火則炎上故其變在上坎者水也水

則潤下故其變在下坎離之交也以離之上爻博坎
之下爻離爲震而坎爲澤蓋相摩而成者也故乾坤
之於巽艮奪位者也坎離之於乾坤代位者也兌震
之爲巽艮翻身者也坎離之爲震兌換面者也是
釋來其所轉變似有根由而安頓一皆得所未知文
王本旨果皆如此而使邵朱子見之不呵其杜撰乎
否

記昔己未冬余在三淵之上始讀啓蒙略費旬月
工夫旣無師授全然鹵莽偶於此一欵窺其彷彿
爲說如右伊後三十餘年置不復思者久矣時復

三淵集
紬繹則未有他說可以易此今者諸賢方講此圖有所質難自顧這些活計外無他可應又安可悶而不呈以避彈駁若琉璃瓶子乎一笑

落齒說

歲戊戌余年六十六矣板齒一箇無故脫落便覺唇頰語訛面勢歪感攬鏡視之駭若別人殆欲汪然出涕更細思之人自墮地以至耆老其間修促固多節次矣孩而死則齒未生也六七歲而死則齒未齧也八歲以及乎六七十而死則齧而後也更至耄期以外則齒又覲也計吾所得年數幾占四分之三而齒

之爲壽亦周一甲則未可謂天也且今年大殺纍纍歸泉壤者不知其數其能爲落齒鬼者有幾人哉持以自寬又何戚焉然可悶則有之人之所待以養體力者莫如飲食飲食所由齒爲要路一朝豁焉义牙顛倒飲滲而飯硬間欲嚙肥輒遇毒焉對案有難處之愁將無以扶攝衰軀矣其將蟬腹而龜腸乎是則可悶也然猶曰事關口腹可以忘置余自幼好誦書書未上口者尚多只擬以桑榆光景澗阿晨夕伊吾以卒業庶乎昏燭之照路不迷其源也今一吐口聲如破鐘疾徐靡節清濁乖調七音之莫辨八風之未

三淵集
會始欲琅琅終成艾艾於是悵然而輟誦德性懈矣
無可以維持是心是爲可哀之大者也昧昧又思之
矣余旣年侵而輕健則有之步履登山終日鞍馬乎
長途或踰千里而未覺其脚酸背墊視諸年同者罕
有及之者以是頗自快由其自快也忘其旣衰而以
爲猶壯也遇事妄動牽輿遠適必至大倦而歸散漫
莫收拾則自矢以斂迹息影終年不出門爲念而苟
焉因循暮悔而朝復然蓋未有蘄然衰盛之限可以
立防故也今突爾形壞醜態呈露持以向人莫不駭
且悲則余雖欲一刻忘老而不可得矣自今始可以

老人自處矣先王之制六十者杖於鄉不服戎不親
學吾嘗讀禮而不講此義所以有無限妄作今乃大
覺其非庶可以向晦入息是則齒之警乎余多矣朱
子因目盲而專於存養却恨盲廢之不早以此言之
余之齒落其亦晚矣夫形之壞也可以就靜語之訛
也可以守默嚙肥之不善可以茹淡誦經之不暢可
以觀心就靜則神恬守默則過寡茹淡則福全觀心
則道凝較其損益得便顧不多乎蓋忘老者妄嘆老
者卑不妄不卑其惟安老乎安之爲言休也適也怡
然處和沛然乘化游乎形骸之外不以天壽貳心其

庶幾樂天而不憂者乎遂歌曰

齒乎齒乎爾壽何長一甲之周百味備嘗功成則退
報盡則謝吾於吾齒可以觀化如星之燦隕為醜石
如木之茂得霜則落自是常事無悶無戚寥寥歛迹
默默守中一榻之安萬緣斯空飽不須肉頰不須童
是惺惺者惟主人公

贊

李延平先生贊

豪勇之資道則中庸詎言立本德邵容融頽然野老
確乎潛龍水竹生涯冰月心胸

僊源先生畫像贊

睟乎滿面之陽和濬乎雙眸之凝靜挹其色藹然可
掬窺其際穆爾有定於是知熊魚乎倉卒羽化乎烈
焰之中亶其由平日之從容

左史諸贊

石碣

始諸進忠義方之明終能割愛天討以行強哉其烈
百代寡仇庶可合傳惟漢稔侯

臧僖伯

隱之矢魚臧彊不悅矯拂其慾將納軌物富哉言乎

古訓是列瞑眩不入乃自稱疾不苟於隨可謂有立

臧哀伯

魯無令君臧氏有見畜君如何昭德塞違燦然其述
文物聲明所以著醜郤賂之章嗟嗟癰君竟未回聽

顏考叔

為仁有本推乃不墮舍肉因幾闕地解誓孝乎忠乎
其仁其智挾輶之顛爭非君子

師服

晉穆命子昧禍之基侃侃師服獨燭幾微嚴陳本末
存戒覬聽我藐藐終見閱墻實沈之墟龍血玄黃

季梁

強隣之畏小邦有人厥有忠言先民後神何以免罪
修政協親及其臨敵料變如神謀適不用少師在焉
豎子言中後圖之云

管子

管子治國定民成事士農工商勿使雜處隱令寄政
叅國伍鄙三軍之鼓伍屬之聽咸有統領守固戰強
以屏周室以震嶽瀆規模則然所假者仁包茅之徵
楚亦有言子華之退會盟乃尊末俗攘攘何限罪人

曹劌

三淵集
草莽有臣謂肉食鄙昂然入見問戰所以小哉惠信
忠可一戰長勺三鼓敵情可見仗我朝氣感彼亂轍
知彼知己萬師之傑

鬻拳

義理無窮亦有經權鬻拳之權權而悖倫別有餘悔
乃殉以身經皇之缺亦愧諛臣

杜原款

哀哉原款臨命從容顧勉孺子將以成恭守情悅父
殺身成志死亦無害言止于此有謂必辨非我知己

宮之奇

國之將亡未嘗無賢百里之默之奇乃言依惟輔車
馨非黍稷反復不聽走以其族蓐收在廟誰救其滅

申生

子之孝親處順則易驪妖獻昏終古罕值事有千變
恭惟一字立以待烹乃定父子虞舜之後其孰與二
子魚

茲父之讓子魚稱仁退而克讓尤見其賢左師之政
足以安民泓戰決機其智如神假仁非仁讓勝受敗
愚弟之立宜宋不霸

董因

被髮之川辛有憂戎沉璧于河董因迎公家學之傳
測星明著辰出參入小往大來贊其弘濟其瑩也哉
姜氏
齊桓有女亦自英雄慷慨肝膽開拓心胸去矣公子
燕婉莫畱桑妾被殺子犯與謀送以醉鄉成是建侯
返鎖空閨矐然白頭

倍負羈妻

大賓之過一國皆盲赤芾三百焉用盈廷有婦人焉
藻鑑孤明認龍於虬謂非凡鱗薦誠寸璧乃侈盤飧
惜也無報害生于恩不斬魏犇曷慰其魂

子犯

偉哉子犯足以佐霸仁親爲寶不以國利拜天受塊
知命攸在尊周攘荆功亦弘大惜乎要君臨河請罪

燭之武

函陵圍重鄭知其急佚狐言之燭武是索如牽老驥
出于破櫪縋至秦軍辯若河決轉危爲安在一掉舌

蹇叔

皤皤蹇叔老於量敵壯夫謀淺主聽乃惑風雨之陵
送子以哭未拱原木三帥面縛其後也悔秦誓攸作

弦高

先王餘澤四民無別鄭商弦高忠於肉食韋藩木捷
曾無天祿回易之智用於弭敵乘韋先牛乃寧鄭國

狼臆

君子之勇狼臆有之勇有所用害上非義不登明堂
早宜黜右彭衙之役乃得死所

甯武子

甯武之愚見稱宣尼欲觀其智何從以知其聘于魯
達禮知樂湛露彤弓不辭不答盛矣其智亦自難及

史駢

克怨不行史駢庶幾不介趙寵逞報夷蒐三善之全

以公奮私河曲深壘其智亦奇

邾文公

遷則君殆不遷民危邾子知命取捨于斯歸養躋民
短長忘私乃遷于繹帝鄉之歸儵然體逝其君也哉

惠伯

嗚呼惠伯既忠且厚穆襄之閱被髮以救衛身不足
乃葬馬矢錯莫倚伏使余歔歔

靈輒

翳桑之餓若無氣力忽爲牛虎公庭倒戟簞食物微
老老恩重推孝而忠非直也勇

三淵集
鉏麀

不忘恭敬宣子之德欲全忠信鉏麀之節人生實難死亦可惜觸槐而殞嗚呼其烈

司馬侯

能與叔向與爲終始登臺之對陳述德義如司馬侯可謂君子撫孤而泣同寅之誼

里革

泗淵之濫里革斷罟刺今之闕乃引前古春講眾留以助宣氣夏槁魚鱉乃助生阜時方別孕戒其無藝一語匡君藏罟有司司存之言其亦旨哉

孔達

忠矣孔達體國忘身堅守約言亢討強隣知死不避待變飾巾國以免伐社稷之臣

伯宗

伯宗好直陽子之儔其妻則哲預以爲憂求士畢陽慙庇其見遙遙荆蠻得其所歸

范文子

至公無私有范文子憂存三郤願畱一楚得勝不喜徑自祈死天聽其願晏然體逝

子罕

三淵集
邑中之黔不干民事匪惟分謗亦以止詛乃如之人
其心孔仁却玉存寶利己利人

臧堅

嗟來之死溝瀆之經亦各守謹未可偏輕魯有臧堅
能耻苟生刑餘之辱乃抉其傷

祈奚

舉讐舉子蓋出於公夫惟無私言出君從十世猶宥
謂叔向賢乘駟急難如救頭燃旣釋而歸若相忘焉

叔向母

簪珥之傑是母眼明炳乎幾兆徵於色聲憂存龍蛇

恨非螽斯屈意生虎眈者何知及堂聞聲亦瑩未來

棄疾

君臣父子輕重有權棄疾處義胡爲其然等是一死
死宜在先李淮所遭亦有相似捨是可哀令我技涕

申叔豫

再爲令尹子馮驕逞三困於朝申子謀長不作觀起
車裂是避八人之退門無繫駟公私兩平賓主俱利
馮乎申乎盛矣其智

子鮮

子鮮之出有憾衛君無信無刑乃遠其身盟以白水

處乎木門刀鋸不及軒冕浮雲稅服而終亦在彼昏

杜洩

忠於穆叔不畏豎牛犯鋒而入葬以路車不由西門
辯折季孫忍復告殯以毀中軍全節而遯禍不及身

孟僖子

僖子之楚不能相儀歸而講禮蚤夜孳孳臨死顧言
託子宣尼補過之善百世可師

芋尹無宇

斷其王旌執人于宮辭王之爵慷慨進忠言古之制
莫非王臣十日十等達乎天人荒閱僕區當法兩文

毋則殷紂逋逃藪淵辭之直矣能悟暴君

屠蒯

股肱之喪聰明失官二御失責司味存焉容非其物
志不定言均飲其罰屠蒯悟君

荀吳

師徒不勤可以得城荀吳不欲惡姦之盈安不賈貳
邑不賈怠好惡不愆民知義所猶有食色頓兵不取
待其力盡始乃克鼓

白公子張

白公驟諫引古刺今反復勤懇炳炳其心不畏殤宮

惟進德音肯以良規瑱于王耳歸而杜門括囊無咎

子皮

一介休休子皮有焉授政子產視若一身製錦之規能拜昌言不惟舉國將以家聽優哉好善國享其寧

伍舉

章華之臺伍舉從王乃陳匏居儉德之光是講軍實是望氛祥崇高彤鏤無取觀美事不煩官日不廢務地以隙占時以暇成今反所爲瘠民歛利胡不戒哉臺美楚殆

公冶

辭君冕服還邑季氏公冶所執可謂介矣沒不附身非德之賞無使夙也來臨其墳

絳縣老

絳縣之老秘其年歲凡所聽瑩滿朝皆駭史趙布筭文伯屈指趙孟敬之官以復陶魯知所歸朝多君子夙沙釐

莒婦人

所事者君不事乎土君實遷矣何賴於鼓委質策士不二其心遂使荀吳喟然起欽乃相舊君奄有河陰莒有烈婦思報夫讐處心之久至老不衰紡繡度城

三
以緹晉師怨毒大矣可不戒哉

厨人濮

先人之心壯于揚徽裹首而走其計益奇宋無斯人
幾喪元公新里之捷堪論首功

公孫青

衛君之困齊臣致恭將事死鳥致幣良馬執鐸以擗
明燎終夜何齊何衛一視以君歸飲賞爵上下同懼
子家羈

昭公之臣有子家羈忠則盛矣識勢知時非畏季氏
惡夫傾危好亡惡定郈孫之爲平陰之困乃歌式微

千社非榮勸君捨齊君聾不聽鸛鶴之悲

叔孫婣

立於豎牛反以義討不牽於私大哉其孝還至自闕
君棄其邦凜辭責季密謀納公孤忠莫遂一死是祈
存順沒寧其亦庶幾

葉公子高

子高之烈終始白公其入也憂炳幾之忠其亂也戡
靖社之功舉國之望脫胄犯鋒勲立身退其智猶龍
彼哉掩袂亶不聰兮

市南宜僚

白公造亂伐二卿士五百人敵有市南子劔承其喉
不動如山威不能惕其節乃全

伯樂

晉陽壘培尹鐸往增趙簡將殺昭讐是憎不有伯樂
誰解其怒陳其世德疊疊訓告謂夫委土可作師保
一語轉圜尹鐸受賞歸祿則辭怨如疇曩

楚昭王

赤雲夾日兆當王身崇移令尹不聽史言謂河有祟
祭不越望昭哉楚王心廣言爽華袞之褒得於孔聖
奮陽

奉君之命殺君之子不忍故釋其敢惜死身歸司敗
語壯奉初雖君之惡亦免於誅

王孫由于

雲中遇盜戈及王體由于翼蔽受之以背什而徐蘇
終執羈縶能有大者功莫與匹陋矣子西致咎脾洩

季芊

平王之女其宮居兌遇亂託體鍾建之背一負視醮
矢心不改所守者貞何有卑貴可以無愧帝乙歸妹

榮成伯

君死于遜返自乾侯甚矣季氏於闕爲溝斥其不忠

成伯差強又止其謚孰如其剛

公子結

急難之義逃王爲王割心以盟王不顧兄

陳寅

樂祈有宰可謂智者立後而行俾知難也楊楸之獻
戒其賈禍言皆中窾計無不可

樊無存

臨戰辭室奮然北首捨命雷下視若死牖君求厥尸
乃三稔之犀軒直蓋親推其輻臣勇君仁播烈東齊
司馬牛

以誰爲兄人之無良旣憂且懼師友商量廣已之論
無賴卜商致邑與珪出而彷徨於齊於吳致底迷方
寂寥魯國丘輿之藏君子式之哀此白楊

沈尹戌

除讒義正克服子常毀舟謀奇沮於史皇雍滢之拒
三戰皆傷託首句卑到于布裳忠有本末厥嗣用昌
公爲

乾侯之遜咎歸公爲逆如季氏謀去亦宜執戈衛國
其事尤奇勇有所賈殉者童踣

蹶由

犒師而來釁鼓是迫談笑一死不動毫髮王問如何
答以卜吉所為來觀王怒徐疾驩焉好逆滋怠敝邑
虐則知備師可以息國之守龜何事不卜城濮之兆
其報在邲辭壯理直楚不能怵由不畏死死亦得脫

閔子馬

以不悅學知周必亂旨哉言乎可謂知本小人之說
以學為病大人惑焉以苟為政如穀不殖何以為命
原之落矣周亦淪喪

郤宛

郤宛直和忠著楚國不襲吳亂招崇罔極巧哉讒人

成罪門甲國人之憐投管不藝天道好還費亦沉族

張柳朔

公哉王生忘讐薦人柳朔感分不憚殺身身死栢人
見從范氏木非鳥擇義則熊取

正常

季氏之圍乃有正常奉其顧命炳然刻腸南見之出
抱以臨廷肥也詐退誰欺欺天未全其孤邁邁其奔

季文子

吳剡始成文子興嘆所嘆者何華不勝蠻被袵之憂
老成之言知懼者鮮行父能然

三淵集卷之二十五

三淵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雜著

辭持平疏

辭掌令疏

金秀才傳

贈閔亨洙

贈俞肅基

甘節箴贈純行

燭戒

謹次伯氏所步歸去來辭

別玄虛長老

書示雄法師門徒

除夕書示文行

訃聞

燒絕棧道論

谿谷漫筆辨

上樑文

楮島新居上樑文

洗心臺上樑文

德峰祠宇上樑文

三淵集卷之二十六

雜著

辭持平疏

伏以臣性本迂騃百無知能自幼懶散惟以養拙圖閒為事凡於倫常日用當行而不可廢者例皆遺落蓋其一已私慾偏在於安逸四肢故自父兄知其難矯不强以所不堪一任其自為也以是習與齒長機與俗疎迂益迂騃益騃不復自同於平人矣逮為孤露之身益無世念思自屏於山顛水涯以畢餘齒身外悠悠久矣灰冷仍之衰疾侵凌轉成癯殘枯殼冥

三淵集
識其不爲鬼者幾希乃於夢寐所不到有墮自天以
臣爲司憲府持平使之乘駟上來者臣承 命驚眩
殆欲遁逸而不可得此何異載車之鼙聞樂之鷄鷓
也哉臣旣迂駮劣品癘殘朽物贅疣於世所欠一死
耳其於軒冕萬萬不襯著不惟自判人亦云然忽此
來逼莫究其所由此殆掌銓者不慎注擬聊用玩人
以致 聖明之不察而有是誤恩其所以駭聽聞而
褻名器則莫此爲甚豈惟私分之狼狽也哉臣雖昧
昧亦嘗受誨於家庭矣蓋聞朝廷百官權在臺閣凜
然正色以執憲與人主爭是非者惟斯職爲然夫如

是詭容人人而冒據也哉然在隨流平進者循次得
之有不稱焉人亦不甚非笑眼熟故也如臣性慳奚
所倫比而今乃搜諸窮廬之中待以常格之表將使
豸冠駉騶行呼唱於道路其不可問諸市童而決
矣事理所不愜物情可見 天鑑於此倘復回光則
必悟斯舉之爲謬而不靳於反汗終朝之褫庶其如
願此臣所夙宵屏營伏地頓顙以顙俟者也臣實樸
愚不習飾讓言出肝膈雲陛匪遠伏乞 天地父母
將臣所叨職名亟賜鑄免俾此丘壑孱喘得以安分
待盡千萬幸甚臣不勝兢惶隕越切迫祈祝之至

三才集
辭掌令疏
伏以臣卽癡騃因兩無可比擬者耳平居以一身擬諸百爲雖搬柴擔糞猶覺其齷齪自管庫以往則視若負山如是揣量蓋已熟矣今乃以格外臺職將待夫一世賢彥者加之不肖之身其超越分限莫此爲甚而人間可笑事又豈有類是者耶臣以乙未春間始蒙誤恩於大朝伊時恒惑惶窘欲遁不得敢以一疏祈免畢露肝膈其所陳無似實狀謂已蒙上下洞悉不復檢舉於除日上矣奈之何旣脫復縻仍謬成例至於今番所授又更進一步則其爲愧縮悶迫

蓋不啻如初且自乙未至今已爲五歲矣質未稍變志不少轉只是頭童齒豁衰態益著骨蒸肌削病源已痼以此意氣被此職名人知其大不堪矣然臣不仕自有所執方其不衰不病固未嘗以此冀進則雖復衰極病殆亦不欲以此控免主意蓋有在矣臣又記昔歲乙丑蒙恩授六品官也親愛之言多勸以一番肅謝而臣則頑然莫應不思所以仰承德意者已知罪矣當是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四大安健六情逸豫雖彈冠影纓而出豈不爲悅而雖其濫廁亦豈比今日所叨也哉竊自以天賦之偏官星非分斷置

此生不踐名途者矢心則然到今白首之年死亡無日而捧土揭木馳駟騎而赴烏府則果成何狀人哉是其首尾銜决倉黃翻覆雖謂之變異非常可也臣固癡騃自知則甚明雖復狂疎獨以此見孚于人人之處臣者尋常待以野客呼以書生不忍以舊銜稱謂加之亦亮其真情苦衷故也夫何銓官獨非知已而以臣爲戲至于再三夫霜臺風憲何等峻望而以是爲玩人之具曾所未聞臣竊訝惑焉臣竊嗟悼焉今試加袍帽於猿狙之身將見齧裂而走設鐘鼓於鷄鵠之前必至驚眩而死人抑而發狂亦將類此

則以公言之事體有乖以私言之不祥莫大夫如是亦何必驅脅維繫俾不遂其優游以存全乎竊伏惟在宥之化於物善貸而曲成凡所以若其性循其宜者潛不可使飛植不可使動是之謂物各付物也如臣偏滯獨不可以偏滯待之乎池籠之外不妨有散流臺閣之上何患乎無人伏願 邸下察臣所陳之懇非由飾詐念臣所授之官不容虛帶亟賜鑄削永斷召命俾臣丘壑微喘得以安分待盡不勝區區之祝

金秀才傳

三淵集
金秀才昌立字卓爾其世安東人也始祖曰宣平羅麗之際以破甄萱功封爲太師食安東累傳而爲六代祖璠以漢城庶尹仕漢陽因家焉蓋清白修謹爲世望族曾祖名尚憲官至左議政大明亡自陪臣獨明大義拘虜中五年持節不變虜卒義而歸之天下稱焉大父光燦中樞府同知同知公有三子季爲領議政壽恒議政公之六子昌立又其季也昌立生而英特敢於有爲年十五則志于古文屈首浸淫殆不知馬之幾足其兄昌翁奇其志授以詩引之大雅昌立亦竊好其兄不齷齪其慕悅倣效特甚自以得弟

兄間知已昌翁家白岳山下永慶殿東南作樓而名之曰洛誦登其上讀書昌立亦於其左作室而對之名重澤齋入而研誦出則考業於樓下稍引里中子與共事始里中子猖披不學者慕其聲爭麋至於是齋中益充斥昌立乃抗言曰人而徒死不能文彩表章於世非人也爲文而不稟於古亦非所謂文也因極論風雅源流及古今雅鄭之所以別曰詩之不爲詩久矣高麗之陋我朝仍之莽莽千百年正始之路堙焉獨稍知有古者近鄭斗卿一人耳惜乎其徒泥陳迹不能超津筏而上之夫所謂詩正欲其透徹玲

三淵集
瓏也我輩之所宜勉其不在精思而妙運乎聞者莫不醒然其銳於追古而善開人如此昌立幼好狗馬諸玩甚於人既注意藝業皆一切棄去曰非所以不朽我者家素隆赫日見有乘軒珥貂者出入其門亦猶然笑之曰異乎吾所願有室數年淡若未娶自父兄苦勸乃彊往獨喜與其友洪有人俞命岳及市人崔東標等遊於詩社甚適也常謂吾欲與君輩飲醇酒日諷詠騷雅樂以忘死云而酒酣或迭讀太史公游俠等傳俯仰頓挫想與其人者爲悲歌擊筑之遊其登華岳汎西海意益悲遠昌立爲人白晢道朗善

談笑意氣迎人不以親疎設畛域其爲詩清豪足情略似之昌立治文章凡四歲而死死時所吟藝大半是書史中語卒之於邑曰未就我至高之志矣既死其兄與諸友收裒所著印出若干板藏于家於平日欲云云是不能萬分之一而然識者論其詞格猶謂有漢魏聲氣云昌立嘗手書重澤齋壁上以自省曰我年十八而竟以其年十二月死焉蓋識也聞者益悲焉

贈閔亨洙

性之難復氣拘慾殺又於其間習累爲大國風之美

家範之淑圓則為陋便不恢拓豁爾心胸大爾眼目

庶闕昭曠九層登塔九層登塔一作萬丈按俗

贈俞肅基

春木之茁日有宣發乍若凝斂乃花乃實秋水之浩勢如奔溢及其滌涸乃淵乃澤良之為義行乎其中默認則得勗哉子恭

甘節箴贈純行

節之為義天地之以誠通誠復玄運相際五氣順布其機若此亢斯成旱溢斯致水騰倒而然便非定理歛焉有截復循其次其在于人不遠取譬怒有當怒

喜有當喜乍踰分限幽明易位動多則妄言繁則肆淫泆搖蕩靡所不至面為人瞞情被物誘引入漫漫過日以熾嗟爾誠仲胡不改是把捉無力規責徒費神明垂憫假著昭示汝雖頑然寧忽至意攝乎身縮訥乎口止治不厭猛矯揉之始不中而中中不害事得中曰甘其節乃美於陵之餓于木之避以是為苦各有攸謂在爾精擇不失本旨奉茲爻象沒身勿墜

燭戒

古之所謂燭者多束草木之善燃者而為之如弟子職所云蒸間容蒸曲禮所云燭不見跋亦此類也不

三淵集
知自何時而有蠟燭大抵養蜂而後得蠟造燭唐人
文字中如漢宮傳蠟燭銀燭朝天之類可知其爲珍
物也王公貴人務爲華侈時方可有此野人薄享者
燃蠟則犯分淵明不云乎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
此野老安分處也我國產蠟之地惟數嶺西而兩西
數三邑及湖南茂朱所產僅僅嶺南殆絕種人之用
蠟者可不念其所出之鮮而嗇其所受用乎我朝李
芝峰平生不燃燭蓋欲安於儉也古人譏寇萊公行
處燭淚成堆謂不如杜祁公一燈青炯兩公皆位崇
祿厚燃燭若無害而當時議者以此判其奢儉可不

畏哉余以窮民薄分不合燃燭而以耽書惜夜之故
愛燭有癖然不敢恣意濫用惟是居在嶺西與養蜂
家相來往適又自文邑與隣縣宰捐助至其油乏未
免繼之以燭寢以成例後生輩眼慣手熟便以松肪
荆樵等視之也或一室雙燭熒煌照耀山岷板屋之
底胡爲是汰侈乎余卽惕然汗背曰李芝峰罪余哉
緣此漢不慎儉德使後生薰化而歸於奢將誰咎哉
夫暴殄天物自有殃罰燭有明神可不畏其殛乎且
燭者祭祀要用之物也士大夫家當事難辦則富者
貿諸市貧者替以燈或艱求于親舊有祿位者例皆

三淵集
攢眉而應之一帖之受喫得無限呵誦圖之既若是
艱而視其所造則大率薄劣枵腹僅存形制殆未能
畢事而滅焉燭固難辦辦亦難得好品今吾輩所燃
之燭大勝於人家祭用者而猶嫌其滓未盡鍊光未
遠射必欲得明潔上品殊不知燭愈明而識愈暗修
彌甚而罪彌積於是而不喚醒則殆矣孔子曰奢則
不遜以其犯分濫用不惜天物也人莫不知有聖訓
而患不自省每於眼慣手熟處看作例事曰是何足
爲奢而終身不改者有之戒自今老少交勉惜燭如
金必使用於緊處而不敢浪費既以此立防又推類

百費莫不以儉嗇爲道其庶免天之所厭乎

謹次伯氏所步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華山之陰吾所歸吾既漫浪於溟岳老而
休兮奚悲仍世父之邁軸庶高尚之邁追濬澗谷之
堙翳閱臺沼之是非召猿鶴以申盟羅余帶兮荷衣
理壠上之舊詠雲冉冉兮翠微逾彼九曲石疊湍奔
花溪玉峽天鑰洞門慶雲隣近清寒迹存風溜調琴
松醕湛樽遇樵叟以睨柯勸巖耕以解顏既雉籠之
不斲伊鷓林之獲安偃素履於衡泌負名途與利關
指馬嶺之嵒萃攢余眉以聳觀橫鳥道乎古今乃王

三淵集
京之往還瞻黃閣其迢遞依北斗以盤桓歸去來今
吾已倦夫西游懷青軒之春物感谷鳥之相求矧涇
渭之奔潰齊岳麓其增憂何不遜膚而釋負岸角巾
乎田疇松溪有梁溪湖有舟迹猶嫌其太近異谷雲
之一丘昔盡室以游山今可躡其風流雖啾喧之滿
世到籠水兮都休已矣乎亢龍有悔亦可懼鳴鳥不
聞其誰留胡爲乎跼踏迷所之赤松從有願紫芝存
晚期祝堯年於丘壑備王稅乎耘耔奏堯箎以坎坎
賡宛鳩之雅詩蓋優游以卒歲嗟世人兮莫猜疑

別玄虛長老

毗盧之秋兮余挾師以觀大千白華之冬兮師卽余
以談重玄旣不見拒於靈岳兮又得會心之高禪彷彿
徃塵外之與共兮無乃多生之植緣昔支公之從玄
度兮講南華之首篇大小鵬鷄之均適兮延促椿菌
之等年師亦咀嚼其義言兮恍心悟而解懸嘆子休
之交晚兮屏竺典而窮研趁講晨而來會兮儼鶴身
之翩躚遵松磴而憂冰澗兮金策磨兮桐履穿蒲團
竹倚之有待兮淨几明窓之蕭然儒與釋其忘形兮
會三教於一筵冥栩栩之適志兮欣得魚而忘筌高
杉兮霞墜遙嶂兮月圓方俯仰以兩適兮邁逸韻其

出纏晒二鼠之嚙藤今忽飛光之跳遷送短臘之三
十兮壑豈久於藏船始隨緣而俄攝用今余將返乎
百淵顧桑下之宿處今若脫殼之寒蟬師恨恨而不
舍今與雄公其隨肩背衆香而歷三佛今追到乎山
映樓前豈莊旨之未達今有臨歧之徊徨昔臨尸而
猶歌今豈別袂之足牽觀幻界以露電今聚散等於
浮煙憑虹橋之萬丈今天籟殷乎層巔遂拍手而大
笑今何虎溪之後先勿浪播此奇事今煩顧陸之畫
傳

書示雄法師門徒

師資相須之義大矣欲善其道必隆其師未有不隆
其師而能善其道者也苦海茫茫非筏則莫濟迷途
俛俛非相則多窒所貴乎師以其能濟苦啓迷也功
則博矣惠則厚矣所以存則致敬養沒則極悲慕情
不容易法所當然通乎儒釋莫不有慎追之道若曰
釋道貴達師死而忽視之則世尊涅槃之後萬衆雨
泣雙林現足胡爲是切怛哉蓋以理則芥視四大以
事則珠護一齒所以爲並行不悖者也雄師在世以
脫洒爲其道推其心固不欲紛紛於身後而然弟子
者徒順其脫洒之心而不存啁啾之悲則豈非託理

三淵集
略事而歸於頑薄哉積年親近飽承法音或至了四
教集者沒而散去不復畱影是可忍乎所謂雙熏不
知何人而能一心悲慕隨事護念至周歲靡怠問其
所被惠則只是講南華數篇而志之不倦乃能如此
始知人貴純心學以口耳爲戒彼讀遍龍藏說墜天
花而終不免於忘師者豈不爲釋家之陳相乎善哉
雙熏善哉雙熏賴爾一人之在其庶乎砭頑惇薄矣

除夕書示文行

庚子歲除之夕余與二三子秉燭于博厚室孫兒文
行誦余乙未守歲詩是在自然之室寂寥無伴與渠

同榻而賦者也噫露電光景倏焉半紀中間悲懼離
合蓋不欲詳而若屋宇新舊與人數多少又是略參
差者然而依舊華山之陰卧在雪屋皤然霜鬢無半
縷黑豈此老之非舊吾耶一部中庸猶且在手而齒
豁喉燥斷續其伊吾况有知新之味乎悲夫悲夫顧
汝文孫研經攻文疊疊向上前路知不窄矣然年富
難恃志植易奪試詰汝六年之中所惜者幾寸晷景
所了者幾卷經史而知悠泛之居多則亦安知未來
之不如過去乎夫人於一歲之內旣不能念念在學
日知月毋忘而及其行盡如馳發慨於歲除之夕其

亦慢矣又有癡念自明歲以往若可更長一格而數宿起來悠泛又如故然則除夕之嘆其爲欺心也屢矣此老之因循擔閣蓋亦坐此願後生之視以爲戒文乎勗乎哉庚子除夕大父書于谷口之博厚室

記聞

蔚山吏干時遠性淳潔寡慾好爲山水遊嶺南之地足迹殆遍嘗閒行一處似是醴泉地境而不知爲何面適見有微逕入草間黃綠入谷泉石甚佳樹木扶疎水散布巖上千吏濯足而樂之或坐或行沿流數十里不見有人家良久轉一曲而數舍在平地上籬

落極蕭疎別有一箇草堂荒簷冷壁勢若斷山中坐一士人弊布袍面甚蒼勁嗒焉當戶若有所思焉卽至則置黃卷其前滿室皆書籤更無長物千吏甚異之亦不欲輒攪聒久坐庭中徐察其動靜自日晡至曛黑相對兩默然最後抗聲曰尋幽到此日旣沒矣不知可寄宿否士人徐答曰此中無可宿處矣遂復閉口千吏沒奈何退之其隔離村氓所畱坐謂其人曰彼士人不知何許人而不言不動半日伺察未有食事似有內舍而亦無煙火氣此何爲者氓曰誰曾見此兩班粒食不粒食何以爲活曰只消兩箇棗度

三日集
六日含嚙之久核淨則止千吏聞而奇之曰如斯人者未之慾也氓笑應曰彼猶有慾每歲買針若干頒與村人歛得一石松芝煨食之棗匱則以此繼焉此其所謂猶有慾焉者也問猶有行動時否曰罕見其動一歲凡幾次乍或散步於澗谷云千吏遂一宿而歸擬復搜尋而以母老未暇雖使再往亦難必其不迷也

燒絕棧道論

尚論古人難矣苟未循迹考事洞知其心術所在則譽之適所以毀之欲加以華袞而反爲敗絮之蒙矣

可不慎哉若龜山之所論留侯譽歟毀歟吾所未解果如云云其勸以燒絕棧道意在於繫沛公而使不之東矣則便是視留侯爲范增也增知沛公之不貪不淫之爲賢知龍文五采之爲瑞而猶欲急擊勿失愚莫甚焉留侯之遇高祖於留也說之以太公兵法高祖領會如神則留侯驚以爲天授仍傾心從之蓋知神器之有歸不容力爭也雖其乃心韓國圖復舊物誠非不切而推其所願欲不過滅嬴夷項成就高祖之大勲而使韓成得裂土而封僅如七國時生活則亦可以止矣以留侯之知足而顧昧昧於此乎且

三才集
燒絕棧道亦何計也此不過畏項羽之信信於沛公有所顧忌也示之以路絕勢窮則彼可放心東歸矣其後沛公之東出投之以齊梁叛書亦所以撓其心而緩其攻也留侯之爲沛公不亦周且厚乎且沛公從韓信謀而師出陳倉故道則棧道雖絕未必使沛公鬱鬱枯死於漢中也當時設計只度項羽淺量意在晝錦而猶有所遲疑漫以此堅其不西顧耳自深於謀者言之是奚足爲拒漢之泥丸而謂以此挾韓成而騁中原豈其然乎嗚呼留侯之心大矣未可以淺看也今不迹其去就不揣其事勢而只從偏處起

論所以極言其爲韓不爲漢者以燒棧一著看作賊驗使留侯博大之心剗地埋沒留侯有靈豈肯甘心爲范增乎抑又有大未安者方留侯之送沛公西也佯與悵悵而所示以忠謀者乃陰售封鎖之計雖急於爲韓亦何忍於沛公平乎此不惟譎詐無比亦見其躁迫不裕儒者氣象更從何處看取乎余故曰龜山之論留侯毀也非譽也

谿谷漫筆辨

國風中所謂淫奔之詞者數十篇序本以爲刺淫或別指他事而朱子皆斷爲淫者所自作若果爾

聖人何取於是而載之經也淫聲美色一接耳目
便足以移人情性乃欲藉是以爲懲創逸志之資
則無乃左乎馬端臨文獻通考論此一欵甚辯而
核恨無緣就正於考亭也

國風中朱子所斷爲淫奔之詞數十篇其中如青衿
雞鳴之類或者別指他事未可知至如桑中詩則序
說以爲刺淫而味其辭旨定其實主分明是淫者口
氣決非刺者之爲借曰出於刺者之口而只叙其行
淫節次一番詠歎而止亦何貴乎刺淫乎以彼以此
淫聲美色之接人耳目等耳以是載之於經問諸仲

尼可也

苟能以思無邪之法讀之則雖以爲淫者所自作而
讀者便爲刺者如使邪淫者不思懲創反悅其冶遊
情節則雖以爲刺淫而讀者却爲淫者况將刺其醜
而反若身涉其中於事體有不然者故無寧以淫者
所自作還他淫者詩可以觀惟在觀之如何耳春秋
之法其於淫蒸弑逆之迹不嫌其備載與此同意聖
人心胸闊大故其施教亦直大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
此孔子之言而孟子引之以論心也范純夫女子

三淵集
讀此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朱子曰純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余嘗讀此說竊服伊川之言精透的切而於朱子說不能無疑也夫心之有出入猶云動靜耳其出也何嘗離內而之外其入也亦非自彼而返此雖起滅萬變本不出方寸地非真有出入也故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此誠體認真切之論也范女之言意與此同但不能活看孟子以辭害

意所以爲不識孟子耳朱子則以爲范女自無勞攘故不知人有出入是以人心爲真有出入恐非孟子本旨其亦異於程子之說矣且已無勞攘而不能知人之出入則聖人之生知安行者終無以周知人心物態之情僞也

莊生論人心曰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夫焦火之熱非緣墮在爐炭凝冰之寒豈爲陷入凌陰再撫四海亦豈脫去軀殼而凌虛涉遠也知此則知出入之說矣

出入無時之出入非可以動靜爲訓心苟定矣當動

三淵集
而動當靜而靜言其寂感只曰動靜可矣惟散亂放
倒不守其腔子者或操或舍乃疑於出入然非真有
出入取其近似而名之也范女之疑孟子程子則以
爲不能活看孟子之言意朱子則以爲不能體知他
人之病心其意雖異其以心爲非有真出入則有同
焉今乃執朱子不知人有出入以爲失孟子本旨及
其釋出入二字則曰猶動靜云耳又引程子之心豈
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贊其真切夫旣以動靜操舍
混糅而言之其於出入之訓已欠了了未乃廣引莊
子凝冰等說反覆發揮以明其心無出入有若獨知

其妙而朱子未曉者然其亦異矣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五句義甚明谷者地之虛處其曰得一以盈者
何謂耶此與莊子所言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者語
意相似蓋古之有道者見得道體在天地間充實
滿盈絕無間斷空缺舉目觸物在在皆是故其言
如此讀者不可草草

天清地寧神靈萬物生侯王貞各就其物之能以言
其所資以爲是者一也一者何惟道是已一如是通

三淵集
解可矣何獨於谷之盈而特變其例乎竊意谷者海也盈者水之充也今若以盈爲道之充塞則一爲何物盈也一也皆謂之道則雜矣盈爲道而非道則盈何以得此而成乎以文法則舛差不協以理致則散漫不切要非篤論莊子在谷滿谷亦謂其樂聲之流遍無處不充云爾初非懸空狀道也

三代之盛非後世所及然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而中罹羿浞之難妣氏絕祀者四十年周自武王至幽王僅三百五十餘年而共和之際天下無君者十四年東遷以後王室微弱降同列國至于

戰國徒擁虛器所謂天子者特空名在耳雖延祚八百不足言也惟殷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賢聖之君繼作五百餘年而有高宗乃能奮伐荆楚平定鬼方威靈震於殊俗及紂之身雖以無道亡國然牧野之事猶稱其旅若林則其兵力盛矣使紂之惡不至甚殷必未遽亡也余嘗謂三代殷最盛以其尚質也質則事簡事簡則費寡而民不困國之所以久強而不衰者其以此乎

三代歷年之久大抵皆德壽之徵夏之四百殷之六百周之八百要非後世可及其間脩促強弱略有不

齊則亦其命分氣限與文武齡之多少無異惟夏之不絕於羿浞殷之屢次中興周之歷東遷而猶存皆可見天之輔佑鞏固處今不可以小小參差之迹生議於樹立之善不善若謂殷之最盛以其尚質質則事簡事簡則費寡而民不困對文而言猶可如此說若夫忠則德厚德厚則化淳而民不漓如是者獨不可以固其國乎且以事簡較德厚勝劣如何都是閒說不如觀其大體

胡文定爲湖南使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晚居

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世人以遊賞山水爲高致當官者或淹留忘返以至曠職貽弊者有之聞胡公之風亦可以知戒矣若乃閒居各山之下五年一不出遊古之人中有所養則一室之內有以自娛彼外境之玩何足以易吾真樂哉

山水之爲物非如淫聲妖色之不可接心術者也高明君子有以善觀則樂仁智養氣象於是乎在至於當官者淹留曠職則固留連之爲害也於山水何罪焉閒居山下五年不出偶然如此則可也意若出於矯弊則亦已偏矣必用此爲法使山水無或接於耳

目則彼仲尼之登岱濂溪之濯纓亦何爲也豈皆捨其內養而徇於外境者乎以吾之真樂會天地之佳界內外圓融其樂益深何彼此相易之有自有藩籬深藏一室惟恐山水之奪吾樂其意似廣而實狹似通而實滯矣

張子房勸高帝背約擊項王諸葛孔明勸昭烈取劉璋先儒多非之余意不然項羽子房之讐也子房之從高帝辛苦兵間者徒欲藉手以滅項報仇耳旣以復君之讐爲志他尚何顧哉鴻溝之約本爲圖脫太公耳非誠心結和也况八年兵戈天下

生靈糜爛矣今又養虎遺患復啓他日戰爭此豈仁人所可忍乎孔明之從昭烈只爲興復漢業耳方是時四海九州之地盡爲曹孫所據昭烈赤手無所庇身獨有益州可藉以爲恢復基址草廬定策時已講此計今不取蜀將使昭烈終身作荊州寄客耶况劉璋本一竊據者漢家有王者璋在所必討兼弱攻昧是湯武之舉何不可之有子房孔明之謀皆權而不失正者以是爲非何異擬宋襄於文王者耶

子房之勸高帝背約擊項王若謂之急於報仇未暇

三淵集
他顧則似可成論然重吾之報仇輕人之背約未知其果爲十分道理且以此了其說則猶爲一色之論下段八年兵戈等語又何贅駁也且其言則道理其意則利害尤有當辨者約誓則矢於神明兵戈則及於生靈俱是不可輕者而枉尺於今日直尋於他日豈王者道理乎孔子之論爲國寧去食而存信舉國餓死何許重事而孔子仁人胡爲此說孔明之取蜀先儒不非其取而非其取不以道彼之懦弱既可執言則胡不聲罪致討而始若交懼俄又襲取也是其狙詐不正當所以見非於義士也今乃先列其事勢

利害曰不得此無以爲資從而爲之辭曰兼弱攻昧兼弱攻昧人豈有非之哉所異於湯者以其詐襲耳此乃是非緊關而不爲提破是其窘處不然則疎矣蓋前後兩論以義利爲上下劈依違出入卒歸於鶻突其引宋襄事則憤頭語爾亦不足多辨

陽明白沙論者並稱以禪學白沙之學誠有偏於靜而流於寂者若陽明良知之訓其用功實地專在於省察擴充每以喜靜厭動爲學者之戒與白沙之學絕不同但所論窮理格物與程朱頓異此其所以別立門徑也

三淵集
佛家空寂之說至禪而大翻窠窟自宋以來所謂禪學大抵以靈照不昧妙用不滯爲宗其所煅煉精神多在於日用應緣處以故宗杲之於彥冲每訶其忘懷枯寂朱子之於象山亦不病其喜靜厭動惟是不分真妄以作用爲性乃禪之歸宿諸儒之所迷轍也陽明之致良知蓋亦有見乎心之能而無見乎性之真但知圓於機之爲妙而不知止乎矩之爲方故其所謂省察擴充只成得作用是性而已然則禪學之異於儒陽明之淪於禪正以其煉用而昧體也今乃以不偏靜不流寂證其非禪亦見其疎矣

朱子曰夜半黑窅窅地是天之正色芝峰雜記舉其語愚意不然凡物之有色皆因明而見夜暗之中色相皆泯故但見黑窅窅地而已日出明發萬象呈露然後正色始可見耳夜則無見何能辨色夜半黑窅窅地是天之正色天非天理之天正非正當之正此蓋用莊子蒼蒼非正色正色猶言本色也此當以天與日離合看日沒以後日出以前猶有餘明則便屬日色之界恰到夜半玄黑始歸天之本色若至萬象呈露色色可辨則乃日之生色亦天之正理朱子之意似如此恐察之未詳而辨之太易爾

三淵集
物反常皆謂之妖宋熙寧元年潭州山裂出米元豐三年青州石化爲麵武氏垂拱三年魏州地中出鐵如船數十丈又廣州雨金宋紹興中雨水銀此數者皆書諸策以爲大異然若使世之變異每每如是則其利益於人亦大矣山出米石化麵則飢民不患無食矣地中出鐵則冶鑄之勤息矣天雨金銀則貪冒者不以攫市得罪矣嗚呼世豈惟無古之祥瑞雖變異亦不如古可慨也已

山出米石化麵雨金雨鐵之變自漢桓而始至於南宋則漢桓以前時代闊矣此變可謂晚出而自宋至今猶爲未甚闊安知不復有此異而斷以古有今無乎且些小米鐵示變而已豈足以救飢濟用乎恐不足引古慨今畢竟其言非莊非謔歸於無稽文人之不根持論多如此

溫庭筠渭上題詩有曰呂公榮達子陵歸萬古煙波遶釣磯橋上一通名利迹至今江鳥背人飛我朝金悅卿詠渭川垂釣圖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亦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二詩俊爽頗相類然溫詩直以名利譏太公殊無意致悅卿之詩用意深遠有關世教識者自能

辨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真影響語耳

呂公之出固爲趨利而子陵之歸亦不免釣名其言
渾妙無迹讀者易蹉過今言以名利譏太公蓋未高
著眼矣

上樑文

楮島新居上樑文

江山有待拜天奉之煙霞棟宇旣成作我隣者魚鱉
一竿從事百年斯干竊愧眇福疎慵奄有全美境落
原夫一氣之磅礴運爲羣碎之時融山泉昧鬱以成
蒙深入其阻風水浩洋故稱渙可觀者瀾或展象乎

悠遠長懷或凝貌乎嶽岑重峭蓋曠奧也之境難相
攝如仁智者之見各有偏問宅幽勢阻之所於彭蠡
洞庭殆水中之采薜論天高海闊之致於小山盤谷
猶樹間之索魚間或折高深而約衷而不乏攀沿之
妙趣樂與壽與渾氣象以相關漁乎樵乎交軌迹而
偕赴有一於此莫我之求鄙人幼有素癖之難醫飶
嘗玄對之上味當乘興而一往身若湍決而莫防忽
馳神而再缺心或雲駭而靡定向擅一壑於太華將
修三淵之壯觀攬紫芝於崇阿浩歌正激於采秀感
黃鳥於灌木戀思終切於遊方譚景昇之返騎終南

三淵集
亦云悖矣蘇耽子之指井橘下是可忍乎茲故頽其
順而浩其歸所謂慎爾遊而勉爾遁然混迹膠擾之
熱界終非拙性能堪而改棲莽蒼之近林實亦親意
攸愜眷求允臧之地沉吟不決於心適薪憂之轉深
欣聞八月濤雪嗟蓬慮之未啓願浮五石瓠樽已知
出郭之少塵自有緣江之熟路沛牛川驪江之上溯
道不其遐汨龍山麻浦之下流足斯可濯菴村泛宅
每記稚昧之經過楮島佳名始承爺孃之指點此水
不皺於童見吾生可感其重臨止於所當止乎美莫
若斯美矣遵江濱數百餘里可謂專其風流選天下

第一名區誰與爭乎我所若述爲勝之大略實含衆
妙於自然淡施鏡中色神蕭疎林下風氣依 園陵
之宰樹鬱彼金粟之來龍得公主之長洲依然銀潢
之戲鳳溫祚之蠻觸石白南漢之樓譙霞丹止激距
岸而紆回爭呈抱月之勢帆船分島而交迭若排分
風之程纂纂菁菁綺錯種瓜之華畛曖曖歷歷煙綿
晒網之遙村山枕浦而潭浸其藍浪扇汀而沙沃如
雪所以使擊汰放溜之徒侶莫不欲攬莽採蘋而淹
畱弄七里之潺湲幾閱披裘處士歸五湖之浩蕩曾
止散髮大夫側島回波緬懷石洲之弭棹折花臨水

渺思玉峰之送人故情不盡於東流伊人死在於中
沚方將躊躇而流目忽已綢繆於寸胸瓦石騰波無
乃鼉鼉之所送杞梓委港誰謂江漢之難方揆日定
中之前休工霜降之際蘸虛無之窓影足使海蜃遜
奇抗縹緲之樑虹坐受檣燕獻賀間架雖狹具冬奧
夏爽之宜拱輦無偏集夜俯朝對之趣樓特出以就
月門不正以逐江忘飢則枕底洋洋知樂則面前潑
潑憑高瞰遠豈此境之畫耶戾天沒淵疑我身之夢
也無人則獨酌虛室有客則聯步平臯櫻籬簇雲可
占素封之逸樂漆園礙日堪擬傲吏之婆娑移柳曲

磯待繫釣魚之舴艋養蘆脩岸以速狎人之鳧鷖茲
非特怡愉性天亦聊以經綸水國春花肥鰕麇志和
之短章秋水迷牛演海若之大論豪氣崢嶸於牀上
逸韻飄洒於天倪南垞北垞之森漫頗似輞川隔浦
小嶼大嶼之嶢峣何異蓬島望僊柔櫓夜戛於簾前
卧村山陰過客法鼓曉琅於林表坐諧遠公叅禪夔
焉神超曠然天放斯可不導引而壽未信無江海而
閒幸甚至哉樂鳥已也許叔玄之棲止懸雷始緣拳
拳於庭闈王無功之來往渡河不妨源源於棣萼何
必高舉遐引方克適性願生早晚家君之釋羹鼎而

把竿將同韓相故事春秋阿母之命板輿而行藥願
賦潘岳閒居今於舉樑聊爾贊偉兒郎偉拋樑東三
島玲瓏列檻櫳望望湖中小隱處輕舟日日趁樵風
兒郎偉拋樑西叅雲古樾匿招提靜掃高樓鐘後坐
漁歌一曲子規啼兒郎偉拋樑南咫尺玄城近蔚藍
飄然俯視天開鏡吟倚高柯唾綠潭兒郎偉拋樑北
白石磯前波異色貪看古渡一竿橫恐失新川遠煙
直兒郎偉拋樑上太虛爲室雲爲帳四海諸公與共
之簸風弄月無相妨兒郎偉拋樑下日夜涵天滿地
瀉去艤來艤太劇忙忘機竟屬憑樓者伏願上樑之

後煙月自在菰蘆長春絕檻飛窓悟觀水之有術輕
身逸手驗操舟之若神兒則無事鈎針妻乃閒坐結
網龜蒙之茶田遇歲季鷹之尊鱸有秋歌竟復歌聊
蕩漾而忘世我樂莫斯樂蓋優游而終平生

洗心臺上樑文

有生誰不勤君子思自動而歸靜居室人之大令弟
舍其舊而就新舉羸云乎苟安而已吾弟洗心主人
落拓心地傲兀襟情夙嬰幽磬之在身萬事嚼蠟甘
爲支離於斯世百年繫匏聞道士餌木黃精縱未逐
山澤流放慕君平閉簾白日亦不妨城肆沉冥蓋將

三淵集
恬澹而養心孰肯蹙躡以循物幻芭蕉於雪裏忘老
丹青軋璇璣於掌中遊思轆轤四大之增損比棘一
心之纏繞愈灰靈臺新治仍思勃礫之蟬蛻智府久
鬱將攄區畫於鳩居機事聊爾爲鍊神之妙用斯在
毫末不可挫曲肱之初志並行乃睠西麓之美區不
出北里之喬木洗心之名號美矣塵事可遺昔賢之
井薪依然風流如昨考其勢脉而鳳翥彌雲之蜿蜒
不過叅以襟帶而星朝拱北之巉巖相趁白沙翠阜
松籟斷其市聲層城曲阿煙帳遮其野馬泉相桑觀
之旣審竹苞松茂之允宜靈著告以辰嘉美材庇其

山積斧彼鉅彼之依乎天理目無全牛矢斯暈斯之
付諸神工物奚累我事從談笑間就真成倏忽經營
心於揮霍上閒居然結構迢遞驚突兀於爽塏路人
失謀待風雨於清和泥燕讓績南郭之隱几晨徙旣
登乃依維摩之方丈晝開如病去體疎窓密牖利其
有而用其無噲正噦冥坤以闔而乾以闢守玄於自
然之室斟聖賢而自陶依隱於喧靜之畦謝褊穢而
高卧送遠目於歸鴈橫琴月軒語清晝之流鶯丸藥
風院點竄鴻漸之茶譜平生所好之在中槃礴虎頭
之畫樓丈夫奚求於是外矯首楓溪之蒼翠古今澄

三淵集
塗怡顏玉流之清暉晨昏氣色行行吹笙而鼓瑟孔
燕弟兄曖曖越陌而度阡互爲賓主斯干之勝事具
洽張老之善頌曷無六偉斯騰庶匠攸作見郎偉拋
樑東露林初旭引新桐更倚危軒舒嘯遠東郊不斷
栗園風兒郎偉拋樑南終南膚寸蒼雲嵐隨時好雨
漫城闕一枕羲皇午夢參見郎偉拋樑西蒼蒼落日
溪禽啼趨庭興入水聲洞棣萼追隨成別蹊兒郎偉
拋樑北白山雪後峩嶶色風松夜靜如龍吟一瓣幽
香繞冲默兒郎偉拋樑上月穆金波日宣朗天光每
照無塵胸灑氣昭回流俯仰兒郎偉拋樑下井井寒

泉窓影瀉金瓶素縷舊無禽從此汲收長不舍伏願
上樑之後第祿天申繁祉川至玉樹瓊芝之駢茂戶
庭窄而難容鶴骨童顏之韶腴步履輕而欲舉只此
爲足非敢多祈

德峰祠宇上樑文

死有重於泰山姓名爲萬代之瞻仰道莫大於人紀
廟宇樹一邦之風聲輪奐騰輝儒怯增氣伏惟陽谷
先生端確其質英妙自天鳳凰九苞名父啓超宗之
美馱馱三日華使現伯樂之過占魁元於明庭少年
之喫著匪志躋卿月於平地老臣之恪謹盡心自信

羔裘之不渝常恐袞職之有闕節儉正直之可迹便
儼皎厲之是羞褚公性堅夫豈依人之鳥周相口吃
自非奉詔之臣貞璞蘊白虹之精價或等於凡石勁
松在溫風之節人不覺其連林及夫天步之有差殆
哉地道之將裂父不能得於子嗟鄧暉之滿朝臣所
欲忠者君願道輔之同傳雷霆在上額九闔而抗威
鼎鑊當前心一箇之成是三百年培養有待大丈夫
性命則輕方其時人以爲寃到今日國與有立明主
理奪應悔悟之旋萌否運天傾倘英靈之暗贊長秋
之位旣復烈日之節彌彰王諷諷微無賴翠羽之賦

鄒浩爭晚未解玉山之嘲於古有光匪賢曷尚煥棹
楔之表宅已自朝家設俎豆而揭虔盍先鄉里睠茲
赤城之有土噫其碧血之攸藏山川互朝見炳靈之
肇始魂魄相得知萃渙之愜宜龜食允從於人謀鳩
儻罔淹於時詘工徒勇赴信有馨鼓之不勝木石義
來何曾毫髮之或挫風斤月斧忽危薨與壯門地軸
天綱儼上棟而下宇煥然結構之後顯若香火之前
可但曰沒而祭社乎將以愧後之爲臣者熊魚難判
人好惡之不同鸚鵡能言誰義理之得透時議漸趨
於務實茲舉最切於激頽屋之爲屋維棟樑取譬莫

近死而不死者男子觀感焉窮仁之成歟神則立矣
聊奮三寸之短管載揚六偉之善謠見郎偉拋樑東
杏槐交映素王宮巍巍當座隣無愧蒙許三仁叙列
同見郎偉拋樑西松杉簇立互高低香煙一縷延焄
愴烈魄英魂赴感齊見郎偉拋樑南映廟回塘綠似
藍紛紛青紫頰波際照影何人色不慚見郎偉拋樑
北天作高山柱辰極遠護神畿餘氣長毓來人傑皆
邦直見郎偉拋樑上天闕雲開森繡象救月陰弓依
太空瑤臺桂魄長無恙見郎偉拋樑下數畝方庭持
九野但令堦礎樹根深遮莫飄風驚屋瓦伏願上樑

之後神宇永寧士節益礪仁風義習充惻羞而有餘
秋菊春蘭延蕊芬而不絕

三淵集卷之二十六



